

止

園

筆

談

止園筆談卷三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康熙丙戌會試前 上念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士林踴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爲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范忠貞公爲耿逆所害及精忠赴市朝曰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

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莽當卽直耶

咸豐五年溧陽史君牧明經一經隨祁季聞刺史爲記室至

樂亭與余談道隣閣部死節事因出其所記遽薨老人事據云幼時聞長老談赤豹事赤豹者故明宏光時督師閣部道隣先生母弟也名可程晚號遽菴老人中崇禎癸未進士入庶常未及散館卽值甲申之變與其同年進士桐城方以智嘉善魏學濂輩俱陷於賊及王師入闢破走逆成赤豹君始間關南下南京福王新立馬阮用事作順案翻逆案定從賊諸臣罪赤豹君與方魏皆麗焉赤豹南歸與閣部臭味

未免差池揚州既不可留金陵又方張密網不可以往扁舟  
旁皇瞻烏靡託時先光祿府君以南錦衣家居故有好客名  
赤豹君緣同宗之分徑至溧陽分邸成之宅叙韋簪之譜出  
橐中裝置田舍將爲終焉之計亡何廣陵陷敗金陵覆沒閣  
部挺身就義太夫人流離兵亂幸得無恙宋瑞旣亡璧也斯  
在旨甘之奉赤豹君誼無旁貸矣薙髮令下之後太夫人忽  
擎舟而至以一紙訴於先光祿曰赤豹非吾子也吾有一子  
官拜宰相督師今已於某月某日盡節報國忠孝千秋此吾  
子也一子在北已爲賊殺安得來此活我願公速遣毋留之  
爲公累時江南甫下人心未定不逞之徒因之大開將挾以

生事赤豹君不自安避之宜興太夫人乃解維而去宜興亦有吾宗人赤豹君依之以居有維園者字雲臣著蝶菴詞名埒陳檢討其年三人者常相唱和蝶菴集中有壽蓮菴老人七十詞卽赤豹君也赤豹君入國朝曾一出受官未久卽歸徜徉以老今宜興史氏二族一卽其後裔余所居莊西北有族人叢葬處名赤豹地蓋君旣去之宜興其遺業之在里中者族人多據有之而尙不沒其名云幼時又聞道隣先生殉節之後有一僕自軍中以衣冠歸報太夫人深嘉予之因命爲先生之子今揚州史閣部後人卽此僕裔也以義僕之苗爲忠臣之嗣千載餘榮而揚人諱之以爲閣部適裔噫識

亦陋矣文文山之後豈以適派而見貴耶案南疆繹史部將  
史德威奉遺命爲子乃具衣冠招魂葬於梅花嶺下當閣部  
授命時德威被執發許定國訊嗣公真贗得實豫王令釋之  
以保忠臣之後時乙亥四月二十五日也義僕之說或卽部  
將德威而傳聞異詞耶茶餘客話所引茶坡集之史愚莽揚  
州志之史直或稱爲閣部子或稱爲閣部養子其與德威果  
一人否耶又案繹史本傳年四十餘無子妻欲爲置妾可法  
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據此則客話所記遺腹  
子之說似不足憑又案繹史本傳未載弟可程崇禎癸未進  
士選庶吉士京師陷不能死賊去南歸可法請下吏朝廷以

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後流寓金陵閱四十年而卒據此則赤  
豹之歸閭部曾出疏糾之是不以爲弟矣而家居養母一節  
於所記少異當時哲兄授命弱弟早亡於患難更生之餘猶  
得母子聚順太夫人原不必深加責讓而乃以大義逐之恐  
其污辱此與閭部請下吏同意矣忠烈之風令人凜凜記此  
可補史傳之闕

閭部兄弟自可程外尚有數人可經爲公第  
八弟諸生年最少其妻李氏卽閭部夫人女  
弟也閭部殉國難可經旋物故八夫  
人與其姊夫人奉太夫人居金陵焉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  
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塞  
其罅人稱爲盛德之祐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角今稼



書文集稱三魚堂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况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䟽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今衙門列木於衢俗名槐聚卽古之陞柝也唐詩郎君官貴

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寨棚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蝦酣池北偶談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乘馬其後始易肩輿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乘馬無肩輿有之自近年始

滇西師荔扉孝廉範隨侍尊甫於石碑場大使署題詠最多余已摘其有關吾邑者載入樂亭縣志其在石碑場也署中築書室名曰海上舟落成歌以紀之亦取屋小如舟之意臨去別海上舟詩云幾度操舟愧此身風高不許下絲綸而今去作樵夫長留與人間載散人

廣韻查與槎同水中浮木正字通始有考察之訓康熙初高陽李相國爵以查字無義欲改爲察會稽徐咸清爭之謂查乃在字之轉書在璫璣玉衡記在視寒暖之節註皆訓察察察非美稱在字又不可用因仍之見毛西河徵士徐君墓誌

宋長白柳亭詩話桐城方文字爾止謂故人於江右得疾死後有請仙者訖動乃爾止也判云半生詩酒作生涯老死江干未到家我到黃泉無所見閻羅仍舊帶烏紗爾止平日作詩皆如此類又好改人詩人因呼曰改爾止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北氏太史公稱左北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北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

自不同其非一家明甚按漢應劭風俗通云北姓魯左北明  
之後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湖州有人發古塚得碑乃南朝  
邨遲其言遲乃左史邨明之後然則邨明果不姓左耶自唐  
以前如嚴彭祖劉歆班固賈逵王充盧植杜預荀崧孔穎達  
劉知幾啖助權德輿劉軻陳岳諸儒皆以北明受業孔門故  
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  
顏淵左邨明二人褒崇之禮如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  
秋久而論世者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  
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  
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豈漢晉以來經

生之說均不足信歟竊以爲議禮者之過矣

吾邑東月城內有張仙廟乃明紳王太守好學所建祈子者

往往祀之張仙之說或曰張惡子或曰張建霄或曰文昌星  
所化或曰蜀宮人所詭稱其說不一按禮月令仲春之月辛  
鳥至以太牢祠于高禘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今世俗祀仙多  
於二月之朞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禘授弓矢之義高禘  
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

字典俞益期曰馬援立桐柱岸北有遺兵居壽冷岸南對銅  
柱悉姓馬號曰馬流方隅勝略謂馬人散處南海謂之馬流  
一作馬留今滇黔回回多姓馬者當卽其苗裔

顧茂倫選元百家詩寶至輒留座上常滿實家無儋石江左有薺菜孟嘗君之號

乾隆末和相當國苞苴公行大有薰天之勢 睿廟親政

之初經大學士劉參奏十款奉 旨鞫問 賜自盡籍

沒之物見於邸鈔者銀九千四百餘萬金五千八百餘萬玉器作價七千萬外有玉馬一匹身長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珊瑚頂子四百餘個瑪瑙羅漢十八尊珊瑚樹四棵高三尺二十人參六十斤紬緞作價數十萬爛者不計其數皮張作價百三十萬衣服箱九百餘雙寶珠一箱作價九千萬外有大珠八顆每重一兩爲 御庫所未有大金元寶一百個

每個重千兩大銀元寶五百個每個重千兩美婢五六百人  
大小家人八百餘人收監要緊各家人六十餘人其閹人劉  
馬二家亦抄出金銀百二萬外有當舖四座古玩舖四座和  
珅於所參十款止認其半惟刻扣軍餉二百八十萬娶宮女  
爲妾押下軍措五个私放四道員私放廣學政五款堅執不  
伏在獄中作詩云夜色明如許嗟余困未申百年原似夢廿  
載枉勞神室暗難挨暮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縲絏泣孤  
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人王公  
大臣六部九卿三品以上文武官員翰詹等請將福長安照  
朋黨律擬斬立決請卽行正法奉 恩旨從寬改爲斬監

候秋後出決並著監提福長安往和珅監內跪視和珅自盡  
後再押回本獄監禁和璘革去公爵不准配享 太廟著

卽照議撤出並將伊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固綸額駙革去  
公爵加恩仍留伯爵在家閑住不許出外滋事天水冰山錄  
一卷明分宜嚴氏籍沒之冊周石林從殘本重鈔而錫以今  
名者也自金玉服玩至良田甲第之屬更僕數之不能終可  
謂夥矣然其金止重一萬三千餘兩純金器皿止重一萬一  
千餘兩今和相所聚竟加嚴氏數百倍夫人卽富貴亦同此  
耳目口鼻之具而已豈能身衣千襲日食百牢夏兼進爐冬  
并奏扇而顧晝夜孳孳乾沒不已其心蓋謂不若是則權不



足以脅人富不足以甲衆元載之鐘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  
賈似道之蘭亭石刻入千匣胥此意也迨至禍發須臾積儲  
雲散祇令後人笑歎其愚狶腹鑿鑿爲人益膏豈不可哀也  
哉

和相伏辜之後凡內外官僚爲其私人者皆加遣責有差

上諭吏部議處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昨因吳省欽條奏  
摺內語多不經以伊平日學問而論不致如此迂談蓋伊自  
揣係和珅私人且在學政任內聲名甚屬平常恐被列款彈  
劾故爾避重就輕先爲荒謬之奏藉得罷官回籍以遂田園  
之樂其居心取巧大率不出於此但此係誅心之論吳省欽

劣蹟既未敗露朕亦不爲已甚姑免深究卽論其陳奏荒謬已難長臺之任著照部議革職回籍欽此 聖諭煌煌真

如秦鏡當空物無遁形矣吳視學畿輔時士子多以賄進有無名氏拆其名作一聯云少目何曾識文字欠金不必問功名屬對巧合遂令遺臭至今人言可畏有如是夫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第十三卷有云王銳永平府遷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尙嚴政治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吏以賄聞者案之卽令去他事不中程者咎督令改案深究事情

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遁雞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鎗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黌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參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也按永平府志及

遷安志刻傳中載銳事甚畧爰錄此以俟續修志乘者補入  
第五倫漢人第五琦唐人道光乙未秋試主司潘芝軒相國  
世恩發策誤以第五倫作第五琦爲潘芸閣侍郎錫恩所劾

相國江蘇吳縣人侍郎安徽涇縣人時京師有輕薄子作一  
聯云第五倫作第五琦祖孫顛倒潘錫恩劾潘世恩兄弟參  
商一時傳以爲笑此事與宋人小說中所載龔孟鏐爲考官  
事絕相類慶元癸酉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鏐爲考  
官龔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  
起便覺目視眈眈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  
爲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闕徑排試官房闔悉遭筆辱至有負

發而逃者冀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人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冀運翰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京都戲園中每遇春秋兩試士子出場後輒摘其試題及闌卷中字句編爲科諢道光丙申會試首題係小人閒居至而著其善四句優人假作試官者亦以出題舛誤致士子闕於堂羣譁言曰去年鄉試主司以發策有誤破劾此亦當列彈章試官曰今科會試 欽命四書題尙誤何有於我或詰

其故曰原是大人間居爲不善乃誤大爲小原是見君而后  
厭然乃誤衍一子字舉座爲之咋舌此語非優伶所能道亦  
非優伶所敢道當必有陰爲教之者然舌鋒亦太犀利矣

韓春湖朝衡杭州人丙戌翰林改吏部嘗填曲述司官况味  
窮形盡相一時傳誦其司嘲云謾道司曹地位清高文章收  
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適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如今低心下  
氣空愁惱要解到個中辛苦耐人熬聽從頭說曉 幾曾見  
傘扇旗鏢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  
跑賸有個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驢套再休題游翰苑  
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 辦事費推獻手不停

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多用心操選有滑經承弄筆蹊蹺與  
那疲貼寫行文顛倒細商量坐把精神耗纔得回堂說稿

大人的聰明洞照中堂的度量容包單只爲一字寬嚴須計  
較小司官費盡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免不得改稿  
時顛頭簸腦說堂時垂手阿腰 西苑路逕遙候堂官偏難

湊巧東閣事更饒抄案件常防欠早受用些汗流夾背的秋  
陽照沙飛撲面的冬風暴那顧得股顫心搖腸枯舌燥 百  
忙中錯悞真難保暗地裏隻眼先瞧敢只望乞面去捱些臉  
燥那知到吃雷回鑾得魂銷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  
半邊兒焦只怕因公累誤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高雨點小趕

辦過平安暫報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先到約債去

東頭路須親造急歸家棚閉溝開沿路遶淡飯兒纔一飽破

被兒將一覽索有個枕邊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絮叨

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

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鑪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

食傍門號眼看著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

沒分毫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顧老休嗟悼休嗟悼千

里外家山遞無文貌沒相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尙早

回頭顧影空堪笑把平生壯氣牛向近年銷這便是那司官

行樂圖兒信手描司慰云薄宦天涯首善京華公餘隨伴散



司衙任逍遙似咱使無多錢鈔供揮酒較似他風塵俗吏殊  
高雅再休爲長安清况輒嗟呀且銜杯細話 有多少宦海  
茫茫吁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單聽得轎兒前喝道喧譁  
可知那心兒裏歷亂如麻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陞美缺錦  
上添花驀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 你我赴官衙坐道從容  
儘瀟灑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可有急公文特地行查與那  
緊差使橫空派下所言公案無多寡將依樣葫蘆便畫 特  
題的才能俊雅推陞的器識清華便只要頸上朝珠將就挂  
到其間科道挨班分定咱何須一等誇京察但盼個學政兒  
三年稅駕試差兒一榜通家 頻年俸漸加添置些綿衣布

襪挨時米不差穀養個車夫奶媽一任咱壺冰貯水消炎夏  
爐煤聚火煨殘臘且落得釀酒栽花題詩品畫客何來幾  
句閒談罷忙捧上大葉清茶他待要決勝負一枰對下我還  
與叶宮商弦管同抓不用果殼嘉器皿華野蔬菜便似山家  
儘射覆藏闔傾巨罈直到月落參橫更鼓打且莫去和衣共  
榻回看家下滿壁的今和古書籤挂滿院的開和落花枝  
亞笑相迎子婦牽衣閒戲耍奴婢兒多寬假雞犬兒無驚唬  
但博得夜眠時一枕神清暇雖則別家把聖水孤山夢想  
遐蹟殿的香車寶馬趕廟的清歌雜耍纔看了般春風紅  
芍藥又同到傲秋霜黃菊花你便道茶園戲館太喧譁試與

我審臺攬勝多幽雅况爭誇燕山八景風日倍清華 真休  
暇真休暇暗移卻春和夏無牽挂無牽挂漸了卻婚和嫁忘  
機詐絕虛假受盡老健年華清高聲價 太平時節恩光大  
或京堂幾轉帽頂變山查這便是老司官頭白爲郎儘足誇  
未幾由郎中擢惠潮道告歸

趙恭毅公

申壽

狀貌奇古長戶部時人呼冷廟龍王見鮑西

岡亞谷叢書

直省州縣中舊各有察院行署蓋爲御史巡方設也當勝國  
時巡方體制最重權傾督撫統轄文武士人釋褐卽得人豔  
稱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爲守備一尙秀才富翁輕生重備

後備歷副將生成進士以御史巡方閱兵副將披執郊迎報  
名入謁五更稟請開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  
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國朝康熙初停止據此則戲劇中所演士子得中卽做八府  
巡按之說不爲無稽

宋景炎二年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過香山邑人馬南寶獻  
粟助軍拜工部侍郎時元兵逼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殿  
前指揮蘇劉義奉帝幸沙浦以南寶家爲宮室三年帝次碭  
州疾大作四月崩衛王昺立走崖山帝昺旣沈宜中遁世傑  
死之而劉義復求趙後立之名旦都於順德縣之甯都山羅

孝廉天尺詩云舟過大魚塘東望半邊月

海名

怪石高嶙峋人

指宋官闕云是都甯山趙氏經殘劫廟宇何巍然俎豆三忠  
烈空山叫白鵬青草淪碧血我來弔古蹟舊典半明滅史無  
王旦名地傳劉義節欲續厓門綫終同塊肉絕山風吹我衣  
愁恨千古結此說出之黃朝賓考古而史不載者想以舉事  
曰淺卽敗滅故微之也白沙甘泉諸公曰較量厓山之書法  
而不表章及此何耶嗟乎宋已亡矣而蘇指揮猶奉王旦而  
立之於荒巖窮島之中百折而不之悔曾不旋踵君臣俱盡  
無得而稱而其忠義之心有不可沒者則謂宋之亡不於厓  
山而於都甯可也

嶺南屈翁山

大均

爲歙縣汪右湘作嘉蓮詩二章右湘見詩

歎賞以爲在所徵同人百餘篇之右昔黎美周以黃牡丹詩稱狀元鄭超宗資以金罍二器今屈子亦可稱嘉蓮榜眼因以一玉杯自所居黃山之下阮溪貽翁山翁山復賦玉杯詩二章以報之所謂花國狀頭那有兩香圍詞客故多才也

雍正十一年封天台寒山大士爲和聖拾得大士爲合聖今市肆中所繪二仙蓋卽此遊覽志餘謂和合神卽萬回哥哥按太平廣記萬回姓張氏宏農閬鄉人其兄戍役安西父母遣其問訊朝齋信夕返其家宏農抵安西萬餘里因號萬回今和合以二神著而萬回一人似不足以當之蔣心餘士銓

畫和合詩云寒山拾得兩禪師齋厨向火無言辭石巖滅影  
誰見之偷來寫作和合姿豐干饒舌閭邱悲菩薩示現空爾  
爲世人相友藏怨咨李猫笑口常嘻嘻兩師蓬頭赤雙腳不  
知遊戲有何樂瓦鉢爭疑聚寶盆葫蘆可賣交歡藥官街市  
肆處處懸是仙是佛俱可憐人情本是秋雲薄拍手來分利  
市錢

荀子性惡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只作爲善之爲  
非誠僞之僞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  
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古書僞與爲通堯典平秩南  
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其證也孟子外書云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按此與性惡篇所言同易荀爲孫者避漢諱也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

履齋示兒編云楊誠齋考核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爲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尽必欲擯斥考官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爲場屋取得箇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今村學究讀字不知正音作書每沿俗體以之自誤並以之誤人其不爲尺二秀才者幾希豈獨杖杜宰相



上國金言  
卷三  
伏獵侍郎貽千古笑柄哉學者戒之

宋太祖謂王宮侍講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爲侮文弄法吏欺罔耳大哉王言斯真探本之論也陳後主隋煬帝非不文采斐然卒至亡國敗家宋周正夫有言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做只會做官家此語大可味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所著婦學一書其中有云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

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訕歎之意  
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  
風男女之詞與古人擬男女詞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  
女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卽貞女亦萬無如此自毀  
也說詩最妙

正字通云朝鮮用中國書獨以姦爲好字好爲姦字是大不  
然余嘗見朝鮮人問之又今朝鮮好食雞宋程大昌演繁露  
云雞林本雞種高麗不烹雞烹卽有禍與犬戎諱犬同語殊  
不足信

市井隱語呼銀爲蒙古兒按 國書蒙古原作銀解蓋彼時

與金國號爲對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嘉靖年間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干乘萬騎從西北至者未走入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數圍遁永平城下蓋龍王採木來送闕數十年一遇之時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親見者此與前所記龍伐木事正合宜載入永平志雜事中

金人辮髮見於宋史劉錡傳後閱明朱國楨湧幢小品有云元人入主中國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言語衣服則辮髮金元皆同鄭麟趾高麗史言蒙古俗剃頂留額力其形留髮於中謂之開剃與金源制異此史之所當載者元史何以遺之

康熙十七年戊午有 旨令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爲例其科歲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

回教之祖名派罕巴喇卽摩哈麥於陳宣帝大建元年生於麥加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難於麥地拿土人靡然從教卽以是年爲元紀今回教稱一千二百幾十年卽本於此歐羅巴則以耶蘇生年爲元年故稱一千八百幾十年

昆侖二山南洋小島名南洋諸番面色皆黑宋史稱波斯人貢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今所稱黑鬼子者正崑崙奴也或稱鬼奴

唐律諸毀人碑碣及石獸者徒一年開元禮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炙轂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邪兕馬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皆表飾墳壠如生前儀衛大明會典兩京山陵石像十八對首云獅子一對坐臥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彼云獸者疑是天鹿天鹿一作天祿按國朝山陵所列石獸等像則首以麒麟次以獅象載大清會典中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福建福州府雨雹如錢大平面而盜背每面圓切二分許中作互判如所繪太極圖互判之

中兩兩異色半小黃半白白亦小減於電色大小不一而圓  
坳之大小隨之其最細如黍粟者則每面具一小凹而已右  
見西河詩話造物之不可解如此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言孫  
石雲得一石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黑白分明陰陽互  
位邊縈紅線絢若明霞觀此二事則知世有此理卽有此象  
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覩此神物耳

余姻家新寨楊氏有石子一塊色青而質龐大如鵠卵形差  
扁上天然有鍾離權像蕉扇雙了髻背後有壺盧雲與世間  
所畫權像無異且非畫者所能及置盞水中精神愈出誠異  
物也及閱元楊瑀山居新話載一石子上有天然兜塵觀音

像與此頗相類造物之巧人莫能測

宋崇寧間有偷兒入內中繇寢殿北過後殿而西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迨曉覺之有司罔測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亟捕之來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鞠得其繇益和善飛梯是夕用繩繫橫木號軟梯事見蔡條鐵圍山叢談今偷兒之用軟梯亦祖此

方世濟龍沙紀畧築城不以土視隰地草土糾結者掘之尺度如塹曰塹塊今余鄉海濱亦有用此壘牆者謂之沙痞疙張睢陽誓爲厲鬼殺賊故變相爲青魑菩薩常熟方塔寺有其遺像藍面燈目身繞火燄口銜巨蛇如夜叉狀按宋牧仲

詩廊偶筆云長安慈仁寺內亦有之

上元黃九煙西湖竹枝云魏監門前白石獅何人移供岳王  
祠英靈不受姦瑞物一夕風雷折大旗此詩足備鄂王墳掌  
故

河間紀文達公昀官左都御史時奏向來試春秋用胡安國  
傳而胡傳中多有經無傳其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  
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全出者且安國作是書以諷高  
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

說彙纂駁胡傳者數百條

御製文曾闢其說而科場所

用以重複相全之題習偏謬失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



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爲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勸經學而裨文風得 旨允行時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也

漢時正月十五日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唐詩所云金吾不禁夜者是也明郎瑛七修類稿言金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案其俗自遼已然葉漁林契丹國志言正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時漢人譯云鶻里是偷時是時夷俗之不可訓如此

臨川李穆堂侍郎有僧佛說以爲佛者弗人人而爲僧則曾爲人者至於成佛則弗可爲人矣語亦解頤諸藹堂云明人

有對句云人曾爲僧人弗可以爲佛女卑爲婢女又可以爲奴李說想本此

方世濟龍沙紀畧堪達舍駝鹿也項多肉陸佃埤雅云北方有鹿形如駝卽此色蒼黃無斑角堅瑩如玉中有黑理橫鈔之鏤爲決使理周於外一線勾圓選一決於數十角直萬錢按異域錄作堪達韓純廟御製盛京土產雜詠作堪達漢

異域錄俄羅斯以十六寸爲一尺十二兩爲一觔千步爲一里問及節氣彼云無厯俱於伊俄羅斯佛經內選擇日期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不等爲一月以十二

月爲一歲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眞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旣寂遂以院爲寺漆遣蛻供之吾鄉碣石山頂有仙臺舊傳仙人號白兔翁近見西五峯韓文公祠內添設定光大仙神牌其卽緣此而誤歟

明史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王偉時爲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尋陞兵部侍郎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占

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于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衆相傳爲笑其習稍改今俗翰詹科道名東俱用大字而初入翰林者尤甚道光辛卯余初入都見翰林名片字大方寸許今則幾二寸矣武舉得侍衛者亦如之明時當未至如此庶常留館則字少殺編檢開坊則字又殺及爲御史則大與部曹等雖陞至侍郎尙書亦不加大與明時異不知又是何說

康熙二十四年海賊初平戶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稽察鼓鑄疏請禁用明代舊錢戶部尙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上以詢內閣諸臣徐乾學時爲學士奏言自古皆新

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  
爲議以獻 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  
也若驟爲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色楞額所  
奏不准行

元史世祖紀至元八年平灤路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  
加鞠養或以爲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毋生嫉心也又至  
順元年永平龐遵以孝行旌其門以上二事皆永平志所宜  
補入者故摘錄於此

王子年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  
惡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彼讒人投畀有北殆用此事出此

推之則有吳亦常是地名矣

山丹一名渥丹卽紅百合也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  
月開花殷紅可愛秦風顏如渥丹蓋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  
潤故以此花薄擬之耳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  
赤而澤也恐涉杜撰推此則簡兮之詩曰顏如渥赭亦必花  
名或卽渥丹之異名也鄭風顏如舜華顏如舜英正與此同  
意

禮三老五更之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  
誤以爲更嫂字女旁叟今人亦以爲嬖以此驗知應爲叟也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宮室之

第一等也乙第二字雖不嘗見然有甲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丁爲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廨是也周興嗣千文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晰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而稷蜂引用者甚少

王船山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分內外編內編論詩外編論經義持論甚高然亦未免有英雄欺人處其論經義出題一條云逆惡頑夫語覆載不容而爲之引伸心先喪矣俗劣有司以命題試士無行止措大因習爲之備極凶悖如孰謂鄒人

之子知禮乎謨蓋都君咸我績之類何忍把筆長言其論甚正命題課文者其知之

勝朝封贈之制立法極嚴雖應得封贈而曾犯公私杖徒以上與曾充隸役者及婦人再醮者被出者出身娼婢者皆不得濫冒若曾任臺諫等官與管兵官以失機致罪而充軍伏法者皆必先與昭雪復職而後可加贈當奏請時必先具行狀送驗封司仍責府縣官下逮鄉耆里老結狀乃許奏給在嶺外時誥勅濫矣然嚴雲從以扈從功封伯應贈四代而嚴世蕃其曾祖也所部覆而不予猶存此制見王船山識小錄國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邨唐實君顧俠君爲三小



鳳皇阮亭稱南施北宋施謂愚山宋謂荔裳也倦圃稱北李南潘李謂天生潘謂次耕也趙秋谷以朱王並稱

烟一名相思草亦名淡巴菰余親見朝鮮人稱之如是昔韓慕廬曾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阮笠亭詩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亦稱佳句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見茶餘客話

栗子以毛勝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爆藏鹽用阜莢置內則不滴好香油浸鮓魚盛暑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肥不抱染坊淋退灰晒乾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容安齋無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

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  
漬水洗墨污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卽去肥阜  
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葶薺水煮可刻字蛙鳴處  
以芝麻稍磨碎順風撒去定止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研芥  
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包衣垢生薑擦鐙碗不生暈鹽  
入鐙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搗桃  
杏仁或豆麪攪入渾水中卽澄清

靳璧星號茶坡樵子閭再彭號飲牛叟張養重號虞山逸民  
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冠椰道人興化李小有自稱  
虛天游

康熙中仁和吳寶崖以國子生內廷供奉凡與京官往來名刺書眷同學某而無弟與晚稱謂都人呼爲吳同學

槃瓠銜吳將軍頭事出小說鄙誕不足信古不獨無姓吳者亦無吳字也吳卽虞也古字多添厶如乎作虍彬作彪處作處祖作櫨皆是史記吳世家贊亦以吳虞爲一漢吾邱壽王兩都賦作虞邱蓋吳虞一音故吳虞非二字公孫以王父字爲氏故虞仲之後爲吳氏古安得有吳將軍哉或妄爲此說以辱諸蠻可也其汚衊帝女亦甚矣

因話錄云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祇園寺宋文帝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

徇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  
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  
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  
行於僕妾若不苦身刻已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  
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  
神人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鍾律  
正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  
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  
後乃爲宏濟也文帝撫几嗟歎稱善者久之

唐李隱瀟湘記云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

中賣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如一國也人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宰輔也外具九竅卽羣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臣有佐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國家任人也老夫賣藥嘗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

尙書故事云佛像本胡夷林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  
戴顓始也顓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  
者積十年厥功乃就

又陸暢字達夫常爲章南康作蜀道易首句云蜀道易易於  
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  
感章之遇反其詞焉

諾皋記諾忘散遺一鬼名婦人臨塵呼之不啻人長三寸三  
分上下烏衣

止園筆談卷四

樂亭 史夢蘭 香崖

錢竹汀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

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爲迂遠閤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管子有言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淮南子有言曰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斯二語極有味方望溪以古文自命惟李臨川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志銘示李纔閱一行卽還之望溪志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悲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



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邨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毛西河據輟耕錄以爲出邨處機之手鄧書燕說遂傳誤至今記云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考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有太陰年彼中謂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之宮分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

旁午相賀之語回回術有閏日而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按元史列傳正真人爲登州棲霞人金宋之季屢徵不赴歲己卯元太祖特詔求之真人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時太祖西征未回去燕京萬餘里真人自己卯冬十二月應召至壬午四月始達行在癸未三月十日辭朝行甲申二月回京往返數萬里記中記辛巳五月朔日食事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旣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至邪米思干則言辰時食至六分止三處所見不同真人謂孔穎達春秋疏云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科之蓋當其下則見其食旣在旁者則千里漸殊正如以扇翳燈扇影

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以扇翳燈之喻甚  
精又記西域稱漢人爲桃花石桃花石三字甚新可以入詠  
屈翁山廣東新語云宋潘美平廣州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  
來見美曰是祿人多矣悉斬之蓋宦者自祿亦祿人以盛其  
黨故美以爲言然當時宦者亦有賢能如邵廷錫者廷錫今  
祀東莞鄉賢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錫一人

裴宏碧血之事出莊子人多知之而不知有白血宋保昌有  
正必明者咸淳中進士也德祐丙子與東莞熊將軍飛力拒  
元兵於梅關戰敗被執死之白血飛流無涓滴紅者其後文  
丞相遇害頸中湧白血直噴數尺忠臣之死每有奇異如此

按唐末曹唐遊仙詩云周王不信長生話空使其宏碧淚垂  
其宏碧淚後亦鮮有用之者

廣東新語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雷州之俗以  
雷在春前者爲舊雷交春爲新雷歲除時舊雷與新雷相接  
其占爲明年大稔舊雷之稱奇甚雷州有舊雷瓊州有舊風  
可以並舉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之變 上命頒內庫所藏大  
吉祥利益右旋螺以利渡海風帆臺灣平 命卽存閩省

藩庫中凡將軍總督提督渡海及冊封琉球則佩之以行

乾隆四十年五月

諭曰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書作

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大作猗亦令刪去  
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形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又進呈  
四庫書時多有以夷作彝以虜作鹵者 命將四庫館諸  
臣交部議處又乾隆三十二年臺灣奸民倡天地會以三指  
按心大指爲天小指爲地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爲小  
規避處分及林爽文叛 詔查參府縣並究其改字之幕  
友沈姓治罪此皆 聖訓煌煌視魏道武之改柔然爲蠕  
蠕者其度量大小何啻滄海之與蹄涔

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  
幣額勒登保初以待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  
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  
卒爲經略蕩平三省教匪是 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  
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  
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習然此爲武將言之則可若嘉

定嚴行作資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演義而錢竹汀作嚴氏傳  
遂盛推爲明代史學之冠則懵然矣

崇正二載 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大壽軍  
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令左應選集潰卒練民兵登  
陣誓守蒙古滿洲兵再攻不克 太宗親督大兵雲梯地

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雞肋當 真人龍戰之  
師臨衝因壘卒圯崇墉視袁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堅  
城者尙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里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  
他傳聲烈聞如曷可勝喟幸其事具載 本朝開國方略並  
非勝國鋪述之詞正猶唐宗賞安市城主明祖褒席擴帖木

兒彌足勸干城而信後世

本朝出軍祭告

堂子與

郊

廟並重會與元旦

皇帝拜天則於

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故或以

堂子爲祭天然四月八日則奉神佛於

堂子而祭之

豈又可卽以

堂子爲奉佛乎且

堂子之圓殿之神

亭皆以月首祭而圓殿神則名曰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是

堂子自有一神矣神亭建於

堂子東南隅每月首

內管領一人免冠脫褂解帶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於

堂子祀佛則並祀圓殿神若禱馬則祭馬神於別室亦兼

禱圓殿神考開國方略

太祖初起兵卽禱於

堂子



諸族人謀害

太祖亦誓於

堂子其時在薩爾渾

之戰前數十載則

堂子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

之公所惟圓殿神貝子之祀則不知起於何時

只如此已爲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二語乃趙司馬世顯座右銘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心妄想在内今相國倭公良峯爲人書楹聯往往用之

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嘗見明葉相國向高集内有欽賜大紅絁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卽今之補子也背胸頭面恰可作對

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一家言等書造意剗詞皆極尖新沈宮詹釋堂評云聰明過於學問洵知言也所至攜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昔在京師顏其寓館曰賤者居有人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譴者則譏所攜也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取作巡警將軍之號此亦與古鑰用魚同意

韃靼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大叫也見蒙韃備錄

自古偏竊篡逆之主每以私意造成俗字如吳孫休爲四子

作名字長名霍霍音如湖水灣隄之灣字商商音如迄今之  
迄次名霍霍音如兕觥之觥字羿羿音如平磬首之磬次名  
鉅鉅音如草莽之莽字盥盥音如舉物之舉次名寇寇音如  
褻衣下寬大之褻字焚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見三國志註  
唐天后以酉爲月以○爲星以壺爲載以壺爲初以垂爲年  
以壘爲照以壘爲證以壘爲聖以鼈爲授以壺爲載以罔爲  
國以丕爲人見冊府元龜南漢劉龔初名巖採周易飛龍在  
天之義改名龔音儼見十國春秋近洪逆秀全盜踞金陵時  
諸僞王多以賄得封後王封益多別無可加乃於王字上加  
三點以爲王字之封其愚妄尤堪發笑

闖賊李自成入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掘墳者爲米脂令邊長白大綬而不知設計用智皆門子賈煥成之也當闖賊猖獗時其兄自祥改姓張爲縣役一日令方坐堂視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爲兵所搶令命至堂窮訊其人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實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值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實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蹤已熾令憂形於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間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

者曷不見告或可效犬馬乎令察其言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役張自祥者本李姓閩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卽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與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在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

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盡遺其所好十餘人以行衛其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帀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尙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砍碎而焚之揚灰訖覓煥不得令甚懼多日煥至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及公已爲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胡同忽一僧白髮蒼顏詣

門求見縣令邊公有弟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卽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弟追述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右見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得白長白之姪淮南別駕名聲威者

人皆知無恙爲無憂而不知爲蟲名人皆知多能爲多材而不知爲獸名按史記外戚世家註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漢高紀註云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

賢材者皆謂之能以無恙配多能誠爲的對

明督師盧忠肅公象昇宜興人雖身處兵戈倥傯而故國溪山之勝未嘗或去於懷其湄隱園略云陽羨桃溪在邑西七十里萬山環而林壑鮮深溪水淪漣其中復有平疇墟落映帶左右眞習靜奧區也出城舟行看畫中凡數百曲乃至溪湄余家讀書園在焉千柳垂垣清流繞坻蒼樹繡壁當其前遠岫煙村遠其後籬落雞犬景石蒼翳衡門數尺不容車馬今將鑿石爲額曰湄隱園門以內松徑桐蹊花棚竹鳴及所謂雙桂軒班衣亭豹隱齋聽鶴山房皆創自家君年來稍擴旁址得曠地十餘畝余思築室而歸休焉擬構書樓五楹卽



曰讀書樓列架滿其四懸鐵萬爲朝夕自課地樓須高敞  
週以複道繞以迴闕丹堊不施綺繡不入虛其中前後洞達  
令溪山烟月據我座上時時遣我岑寂啟樓後望作露臺與  
複道平寬廣可十餘武列怪石盆草花墩石几之屬夜深人  
靜月冷風長瑤琴一彈洞簫數弄此亦吾之丹邱也臺名敞  
居鐫片石識之去臺二丈許高垣圭竇別爲院宇曲室數區  
委宛而入東西莫辨巖壑同幽爲避暑室三楹曰月窟爲煖  
室三楹曰旭陽大寒暑則入而盤礴焉過此開隙地植女桑  
弱柘菜畦稻隴其間值山雨乍晴吟誦餘息荷鋤戴笠親執  
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時亭毒曰明農逸墅此樓以下之大

概也樓前三丈許繫藕池半畝引流以入星布怪石於蓮茨  
間可踞坐以釣疊石爲島嶼時乎中流荷香醖時或一披襟  
其上亦不減登華頂看玉女洗頭盆也再前丈許編柏爲倉  
屏作高軒五楹名之曰石友堂堂與雙桂軒近矣客過予者  
當止於是勝日偶逢良朋適至汲清溪以煮茗採園果而開  
樽藉草飛觴蔭桐點筆樂不取於竹絲禮不拘於送迎於石  
於友有取焉花須茂密樹貴蕭森松檜竹柏椶櫚高杉有不  
瘁之顏後凋之操吾愛其貞牡丹芍藥桃梅海棠有歡悅之  
色吾尙其不寒儉蘭桂蠟梅茉莉有激烈之香吾欣其不柔  
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梧桐蓮菊以及水仙秋海棠之屬並

以韻勝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屬並以幽冷勝  
橘柚葡萄香櫟佛手銀杏之屬枝柯已極可玩果實復具珍  
味咸當博求佳麗多種遠移夫吾園之富有至於如此視古  
人三徑松菊蓬蒿一室不太奢乎然木石烟霞造物不忌吾  
將奢取之平生無他嗜好林泉圖史之癖苦不可醫一行作  
吏與山靈別且十五年矣隔溪長松再翦再茂今又丈餘能  
作怒濤聲聞於兩岸矣長鬚從里中來話其佳略輩鱸之思  
甯待秋風而後起乎家有藏書千卷入東高閣日事車塵馬  
足方當覓綠醕紅歌縱情歡樂願以讀書名樓作老博士生  
活又遠去城郭索居荒寂想聞者當爲捧腹然亦各從其志

不可強也猶憶少時讀書至生於憂患未嘗不低徊三復斯言年逾二十筮仕得司農郎持籌筭日夜如是凡三載出守天雄值軍興徵發如雨訟獄錢糧之苦視爲郎時十倍如是復四載尋兵備畿南鎮撫卽楚再拜簡命督七省將士與大司馬洪公同事征討躬冒矢石大小數十戰不宿署舍歲且三週無云家矣今年又有兵聞入上谷近畿稱警倉皇奉命入衛介馬馳三千里兵旋退去再佩賜劍督諸路勤王之師遠出塞外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振旅西還及滎陽而宣雲之命又下矣時勢孔艱天語亟趣受事因馳觀邊隘冒風雪束馬渡飛狐之塞屈指前後在兵間八年矣每追奔逐北波血

馬前深入窮搜分餐劍首軍吏林立煎迫所求疊疊牋書紛  
紛奏檄唇焦腕脫無間晨宵褊衷欷腸之輩復環伺而思剗  
刀嗟乎余之經歷憂患至矣獨蒙聖主生全以有今日豈非  
幸哉然深悔服官太早未及多讀古人書所在蹈危履險觸  
忌招尤先哲所云濟變勘亂之才未之間也國恩深重報稱  
無期今年三十有七馬齒漸長心血已罄夙興夜寐效一割  
於鉛刀倘邊疆稍有起色當控天聰亟避賢路角巾竹杖歸  
釣溪湄盡發藏書流覽今昔究養生之祕典窺著作之藩籬  
致旨甘以奉二親討義理以訓子弟昔日溪中魚鳥應有狎  
予者山靈豈終相笑乎或問廬子今枕溪之上君家廬舍數

楹而已未有改也紙上圖林得無爲鳥有先生之論耶余曰不然蘭亭梓澤轉瞬其墟何物不等空花豈必長堪把玩向者邯鄲盧生一枕熟眠畢四十年貴賤苦樂此吾家故事吾園又何必不作如是觀客首肯揖余而去按明史公殉節時年三十九去作記時才二年耳

吳槎客桃溪客語云天申宮爲宋章獻皇后禱嗣之地有所賜夾紵玉仙岳肅之詩粹儀夾紵疑盛花釧人說先朝祀玉仙是也

洋人立說以敬天事天爲重稱吳天上帝爲造物主謂之靈魂父母因薄視肉身父母爲路人佛氏云先曾寄宿此婆家

洋說之悖逆蓋亦猶是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今洋人十月託胎於其母之腹者竟擬之於逆旅之借宿是不知有父並不知有母矣不尤禽獸之不如哉其云敬天事天適見其大拂天心也洋人得中國疇人之術自多其精於是歷然閏日不閏月未盡合於先王厯法矣其學專以七克自守其亞尼瑪亞尼瑪者譯言洗靈也

敘閑錄云辛洞好酒而無貲嘗攜榼登人門每家乞一盞投之號爲簇酒搔首集云伊處士從眾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斂衣簇酒正堪作對

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

呪曰婆珊婆演底

周櫟園家居命匠營造室宇俗以上梁日主自行酒敬匠頭始祝吉語不爲魔禁術周慢視不信且以勁礮不謹遽加譴責落成後櫟園坐廳事宴客聞梁際剝啄聲鼠矢亂落如雨汚徑旬間幾至不能加七箸方疑新室何來鼠耗復聞撲聲墜落巨鼠如蒼狗繞地而走家人輩擊以杖倏不見周惡其不祥命移坐更酌旋視鼠矢悉木屑始悟爲魔術周至夜秉燭獨坐以伺其異忽有裸體男子屈階而升手舞足蹈視其面貌與已無二周起相逐男子遽前學其步趨惟不發聲乃大呼男子反身而走背大書周亮工本身字樣櫟園大怒卽



送縣鞠治匠始猶飾辯繼用嚴刑乃云渠等魔術並非因恩  
怨而行悉遵先師傳記參合動土上梁時日並屋主本身年  
甲如有干礙卽依法暗造所以世人宜慎選擇也官搜得其  
書題曰魯班子卷首書漢光祿大夫護左都使者中壘校尉  
天祿閣學士臣劉向校錄發端文辭奧衍錯落不成句後益  
俚誕官持示櫟園末幅有解魔法櫟園如法令家人持柳帚  
浸水遍屋上下洒之口誦曰水郎水郎遠去震方天蓬力士  
助我剛強淨祛夏屋世保吉康天乙貴神解魔鎮殃凡有詛  
呪作者身當急急如焚惑律令後聞匠首無疾而斃周家自  
此無恙

國初平南王尙之信最嗜茶凡飲饌須先一簞烹治極精  
出自愛妾茶兒之手藩下人名菜曰茶兒菜陳恭尹曾作歌  
以記之與梁佩蘭養馬行同意茶兒姓謝以烹飪被寵頗尙  
氣節多權略之信將爲變茶兒調菜羹以進中有迷藥之信  
委頓不能發謀遂伏法

自有書契以來以一書貫串古今包羅萬有未有如我朝  
古今圖書集成者是書也康熙間 聖祖仁皇帝命儒

臣宏開書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別類分門自天象地輿明  
倫博物理學經濟以至昆蟲草木之微無不備具誠冊府之  
鉅觀爲羣書之淵海歷十有餘年而未就 世宗憲皇

帝復詔虞山蔣文肅公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正譌補闕  
經三載而始釐定成書圖繪精詳考訂切當 御製序文

弁其首以 內府銅字聯綴成版計印六十餘部未有刻本  
也其書爲編有六爲典三十有二爲部六千一百有九爲卷  
一萬明時有永樂大典一書乃姚廣孝解縉王景等督率一  
時博洽淹雅之儒殫力編摩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  
一萬一千九十五本藏之祕閣此書體例按洪武正韻排比  
成帙以多爲尙非有翦裁釐正之功當時卽有譏其冗濫者  
以古今圖書集成較之有霄壤之別矣此書原貯皇史宬雍  
正年間移置翰林院

湘潭張九鉞羊報行序云羊報者黃河報汎水卒也河在皋  
蘭城西有鐵索船橋橫亘兩岸立鐵柱刻痕尺寸以測水河  
水高鐵痕一寸則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報先傳警汎其法  
以大羊空其腹密縫之浸以糝油令水不透選卒勇壯者縛  
羊背食不饑丸腰繫水籤數十至河南境緣溜擲之流如飛  
瞬息千里汎警時河卒操急舟於大溜俟之拾籤知水尺寸  
得豫備搶護至江南營弁以舟飛遞報卒登岸解其縛人尙  
無恙賞白金五十兩酒食無算令乘車從容歸三月始達余  
聞而壯之作羊報行按此卽元世祖革囊遺法

尙無尙名學孔以字行直隸人康熙間遊洛遂居焉豪於詩

不蹈襲前人破屋三間采藿自給無妻子汪舟次太守贈以金不受歿之日以詩集付其友劉洙孫扶蒼曰此卽吾嗣也二人葬之北邙山題曰詩人尙無尙墓

湖南孫白沙有虎頭石弔古和王西平詩二首自註云王桓字西平廬龍諸生余門人也郡縣應詔舉孝廉不受按白沙名起棟新化人乾隆癸酉拔貢生以科場事謫戍臨榆居遼西四十年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  
旣知我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  
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  
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爲盜予每讀此事以爲策之上者及宋李公擇治齊州  
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  
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問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  
故曰此由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  
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  
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

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卽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人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耶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耳

明宏治乙丑楊時齋主考禮闈子升菴與俱時崔仲冕銑試

卷分刑部主事劉武臣疑其深刻未錄升蒼見而奇之以呈石齋遂擢詩魁崔以小座主稱之時年十八事見湧幢小品子隨父入場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今可行否

鄭縉有歇後之稱蓋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爲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去贏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擅淮南都送還縉由此觀之縉之才必有大過人者因末季託誹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宜麻後亟引疾耳

陳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斥之者何損齋塘爲督學檄曰聖門施教尙分四科君子取人豈拘一



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宰我立論短喪閔曾同祀若依  
淺狹之見均在罷斥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原送入  
祀庶修缺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後之推敲不遇  
賢者難乎免矣

明方揚有言曰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眞水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可裁削  
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

完顏方強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不下數百言大  
約云賊銳不可與爭鋒宜逼逐出境此譬如芻豢子弟偶鬥  
上遇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家人曰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旣

打不過尙可趕耶哀哉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邑至百餘州而郡卽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卽郡也煬帝改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卽府也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我朝因之

先師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萇宏所談姑布子卿所稱老萊弟子所識荀卿司馬遷所述並未一及續輯漢文翁刻遺像與宋大觀元年所刻吳道子畫像孫淮海先生跋其鬚髯

皆不甚盛然則今之所刻殆亦稍失其真矣道子畫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竇掘之穹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徙置一屋眾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宣尼像以避兵火

明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固因錢唐等力諫而止然其時風雷示異太祖業心動所謂巖巖氣象者真可畏也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旨所爲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說者謂節文報應豈孟子乃遷怒而然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楸元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作竄宜楸辭先生名萊字立夫

漢魏叢書中有天祿閣外史一種題曰漢黃憲著此乃明嘉靖間崑山王舜華名逢午者所偽造見湧幢小品徐應雷黃叔度二誣辨

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𦘔𦘔秣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食從香積裁衣作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

吾鄉爲清聖故里首陽山在永郡城南志所稱陽山列屏者是也案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然酈道元水經注已兩說互存

高

宗純皇帝東巡過夷齊廟有詩何分隴右與蒲左天下清風  
盡首陽大哉王言包埽一切矣然如所傳恥食周粟餓死首  
陽之說於心終不能無疑後閱金罍子論夷齊一條不覺豁  
然其論云二子以清聖於天下故非君不事不立於惡人之  
朝當紂之時而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居而以  
待天下之清也腥聞之紂無復悔禍之期矣真人應命與天  
下而共誅之將使宇內廓清穢氣不流固二子之所以伏其  
身而有待也如之何其非之也是必胥天下爲紂而可耶非  
二子之夙心矣古之賢者誠重其死雖爵於人之本朝亦其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也武王入商而商之元子奔太師遯北

海之逋夫迺獨枵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與太公同事文王又同爲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也新君行大事而不卽謀於黃髮夷固可孑然去就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已矣今也不聞一言諍之於廷而顧邀之於路不救於帷幄密謀之初而欲力奪之於干戈倥偬之日第不知白旄旣舉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旣集可復換耶亦不相於機而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人爲之是也而一人非之又非也是理可以二是而世無一定之執也武王之舉爲伐暴而順天而非之者不以爲不知天命而妄譏吾不知也曰然則二子之之首陽餓而死也則何如曰

二子者蓋求仁以逃國違不仁以逃世也其介絕而不求於人以時瀕於餓則有之未聞其以餓而死也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而世以爲死也曰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亦未之前聞也王荊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意豈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荊公持論固多好異此其言之切理者也吁推伯夷惡惡之心使及武

王而事之又復見紂惡之甚六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  
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金鼎子一書明上虞陳  
絳著絳字用揚居金鼎山麓故以自號云

湧幢小品云蔣壽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  
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  
歿於官壽尙孕於母未育既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輿歸少  
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  
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  
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秘之姊壻  
劉玠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誥母母惡之抵於地然竟不



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  
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  
隕淚母又夢燾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燾曰兒死  
從首上一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  
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  
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跼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  
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  
余心甚駭輿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跼請曰當去輿從步頃  
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跼請曰  
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

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生平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囚乞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王在帝寡

人爲故人受罰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母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咸下車與敘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旣近則其屍臥於床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案樂亭縣舊志明縣令中無蔣氏名原用者當是漏載

道光末年有山西九歲童子能書擘窠大字其父賈於遼東攜之至京名動公卿間吾鄉在京師者多得其書余曾親見

之其筆勢開展勁健絕無童穉氣而小字反不能故書款皆倩他人未解其故後亦不知所終明萬厯間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椀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焉如山西張童子者豈亦是類與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宋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化旣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問世之

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  
已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寸餘既月乃落見湧幢小品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彌勒地藏  
韓退之諡文韓熙載亦諡文

明桑民懌題朱清花園堂詩有句云可怪名花真勢利東家  
傾覆西家去大有情致今之不爲名花者寡矣蓄名花者亦  
知警否

古法字作灋爾雅翼云從水言其平如水從鷹去者鷹之所  
去法之所取鷹神羊觸不直者咋不正者卽豸也御史冠鷹  
亦曰執法

禪語演爲寒山詩儒語演爲擊壤集亦覺世眞經也

北齊劉晝作六合賦前人已笑其愚至元黃縉又作太極賦同於六合矣

俗傳關帝爲伽藍神見湧幢小品今佛寺伽藍殿皆以帝與二郎神左右列坐不知始於何時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魏漢唐而有光金之爲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於宋書奏不省揭後斯深是之

明洪武時琉球國王遣女官姑魯妹在京讀書見沈德符野獲編 本朝琉球國人入監讀書亦與中國諸生同習制藝試律間有梓行於時者然未聞有婦人焉

明張永嘉當國時有浙弁牛姓者官副總兵上揭自稱走狗爬見其甥屠諭德恥之至不與交我 朝興化鄭燮字板橋以書畫擅名爲縣令亦有聲平生最折服徐文長渭自稱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與牛弁雖有雅俗之分然亦未免太佻矣

明人有作五七九傳者蓋指江陵吳縣太倉三相用事奴也七爲游七名守禮署號楚濱當江陵柄國時頗能作威福亦

曾入貲爲幕職至冠進賢與士大夫往來宴會其後與徐爵  
同論斬吳縣在事其焰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謂九者本姓宋  
名徐賓從吳縣初姓也署號雙山主人先自馴謹畏禍後亦  
守法第頻與選將往還通賂遺如李甯遠父子皆爾汝交援  
納京衛經歷覃思得封其父母以此物論歸咎主人此則吳  
縣懷懂之過但徐文貞當國時其僕徐實輩已冒功爲錦衣  
百戶矣九死未久其子已醢貧五則名王佐署號念堂婁江  
當國最晚最不久門庭素肅無敢以幣交者惟五與介州僕  
陶正者爲密友因染其骨董之癖頗收書畫銅窰之屬邸中  
游棍時趨之又曾買都下名妓爲姓者爲妾頗干婁江家法



其妓亦遂逐矣五比九尤爲小心見士大夫扶服謹避今臚列成三并前二人無色矣此傳出東省一詞林大僚筆其時正負相望以小嫌失歡於吳縣不薦之入閣及辛卯冬被白簡擬旨又不固留之以此描寫宋九以實主人之墨而五七則干連犯人也右野獲編載之如此

明天順甲申科有進士孟茂登第時憲宗新卽位怪其姓罕見問之首揆李賢對云此字音陝然而韻書未之見也正德嬖倖錢甯冒國姓而其嬖也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無出改成也甯怒不納俾改正始受之古來奇姓雖多未有若此二氏者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亦者

姓又四川雄鎮府女土官者氏卽招贅貴州土舍安堯臣爲壻改姓隴氏冒襲世爵以致黔撫郭子章被攻者是也此正堪與錢甯婦也氏作對且錢甯本雲南人蓋亦夷姓云

今考試寫題目低二格寫文則頂格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註疏豈有註高於經疏高於註耶卽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宋方勺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

宋狀頭時彥母懷之彌月夢數人皂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

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案朱文公中五甲進士小字沈郎亦見於同年錄蓋宋人應試並註明小名也

鵲隼皆鷙鳥也而有義焉鵲冬取小禽煥爪掌且則縱之視其所適之方則是日不於其方擊搏杜甫作義鵲行是也隼擊物遇懷胎者釋之化書曰隼憫胎是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宋施彥執北窗炙輠云子韶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今所未到也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

氣今人懶於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  
合故不得不懶也此論極新而確

陳伯修作五代史序東坡謂如錦宮人裹孝幘頭

唐人稱歌姬爲風聲婦人見金華子案風聲婦人當卽裴廷  
裕東觀奏記所稱劉郎聲音人之類也

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爲君  
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爲父隱也唐  
天寶之亂兆於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往詩止曰不聞  
夏殷衰中白誅褒姒哀江頭詩雖稍述其事而惻然有黍離  
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於

眾略無忌憚

止園筆談

卷四

天